

夏日的暑氣強化了北京朝陽區的繁鬧，但朝陽公園旁的「森林中國美術館」卻是一處鬧中取靜的存在。展館不大，卻很別致，光暈柔暗，氣氛悄然。這裏正舉辦畫家徐馳的個展。從《說禪》到《憩》，從《喘息》到《冬》，濃重的油彩裹挾着飄逸的靈魂，疏淡的水墨跳動着激越的情感。

徐馳告訴記者，他要創作別致的中國油畫，要打通藝術之間的界碑，要用畫筆實現自己的文學夢。這就是融匯着多元氣質的徐馳，一方面帶着德國藝術家基弗（Anselm Kiefer）那種來自靈魂的悲憫與深沉，另一方面又彷彿波蘭導演奇斯洛夫斯基（Krzysztof Kieslowski）鏡頭下的《兩生花》，同源異色，相生相照。

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

▶ 生性好靜的徐馳自幼喜愛文學和繪畫



▲徐馳作品《紅屋頂》

# 新銳畫家徐馳：逍遙提畫筆 追逐文學夢



▲展廳內環境清幽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攝



▲徐馳速寫作品



▲徐馳作品《驚蟄》

北京湖廣會館是京城宣南一帶的文化勝地。因為京劇演員譚鑫培、余叔岩等常年在演出，後來會館內建起了一座中國戲曲博物館。徐馳畢業於中國戲曲學院，這個博物館自然成了他常來遊覽的地方。「館內常年展出一套譚鑫培大師的戲服，有一次我就想能不能把它變成一幅畫。」戲服是中國文化的素材，徐馳卻偏要用油畫的手法來表現。大約三個月後，一幅別具韻味的《大武生》誕生了。

## 蠻荒大武生 筆意最傳情

飽滿的油彩給戲服上半部分帶來「剝落」的特效，寫意的筆法又讓戲服下半部分看上去十分「斑駁」，不過最出彩的地方還是戲服的側翼和底部，粗獷的「紮筆」和渾然的「流筆」，營造了一種「流蕩」的奇妙感。徐馳說：「如果不是這麼糙，就畫不出那種蠻荒感。如果交代得太清楚，反倒會失去那種從歷史深處走來的回聲。」既偶成又天成，對東西方畫法的巧妙糅合，既是徐馳畫作的特點，也是他藝術觀的真切體現。

「不論中的，還是西的，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一種意象，一種氣息，就是你要表達的核心訴求。」徐馳說，照着杯子畫杯子，即使再逼真也缺乏繪畫之外的意義。「我希望我的作品不是為畫而畫，而是能傳遞一種深沉的、悲天憫人的文化訊息。」

徐馳自幼好靜，而且敏於思訥於言。這樣的個性讓他對文學有天然的興趣。「我很想創作散文、小說，這是我一直以來的夢想和情結。」不過徐馳透露，每次筆落紙面，自己又感覺文字滯澀，難以準確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。「後來學了畫畫，我就想到一個曲徑通幽的辦法，就是用畫畫來完成我的文學夢。」

## 戲曲學院出來的美術生

徐馳生在一個藝術之家，父母和姐姐都從事表演專業，他自己也畢業於戲曲學院，但內斂好靜的天性卻引導他選擇了繪畫之路：「演員要具備的是可塑性，內向的、張揚的，你都能夠表現到位。但畫畫則要遵從自己的內心。」徐馳笑言，「所以我和姐姐是不一樣的人。」

話雖如此，家庭環境依然悄悄影響着徐馳。「我曾經去過很多劇場的後台，看到演員們瞬間進入狀態的那個認真勁兒，真讓我肅然起敬。」徐馳說，舞台藝術表演者的嚴謹，對他從事藝術創作的態度產生了深刻影響。「不過在生活中，我從不和家人聊藝術，我們只聊生活。」徐馳拂起長髮笑着說，「第六感告訴我，如果跟他們很正式地聊藝術，那一定很尷尬。」

在交流中，徐馳多次提到自己不是純粹的美術專業畢業，而是接受了戲劇電影等領域的綜合薰陶，這帶給他迥異於科班畫家的藝術觀。在學生時代，徐馳的老師既有導演，也有演員，既有畫家，也有作曲家，還有文學家，大家在一起碰撞思想，交流體會。「這樣的課堂每次都帶給我海量的資訊，各種新鮮的、實用的、艱深的知識，一齊衝擊着我的頭腦。」徐馳認為，這種教育經歷帶給他兩點影響：一是構築了他多元的知識結構，二是讓他認識到，好的藝術可以突破具體行業的圍欄。

美術界通常認為徐馳最大的特色就是東西合璧，融會貫通。這一點與香港的城市氣質亦頗多相通之處



▲北京湖廣會館裏展出的譚鑫培戲服



▲徐馳以戲服為靈感，創作《大武生》

但中西文化在徐馳心中的地位卻截然不同。「對於外來文化確實需要拿來主義，但你骨子裏的中國氣韻，是永遠也改變不了的。儘管西風東漸這麼多年，但最終我們還是要找到中國的文脈，創作出有東方氣韻的作品。」徐馳說，畫畫是心性文章，更受到那種由內而外的氣質與情懷的決定性影響，這一點是誰也改變不了的。

## 最愛王家衛《東邪西毒》

問到對香港印象，一向謹言慢語的徐馳竟然脫口而出，「我喜歡陳幼堅的設計和王家衛的電影。」特別是後者，好像徹底打開了這位藝術家的話匣子：「王家衛的電影與那些文化速食截然不同，他的影像兼有東西方的氣質，而且很有文化內涵，堪稱具有永恆價值的藝術創作。」徐馳說，直到今天，自己還會找來《東邪西毒》不時看上一陣，「每次看，我都能接受到新的訊息。」

如果說《大武生》在迷離的歷史感中還透着一股英豪之氣，那麼徐馳更多的作品則帶着一股靈秀飄逸的氣質。這些作品給人的感覺往往是「才力之作」而非「苦營之功」，不過事實並非如此，在徐馳眼裏，苦練筆法是畫家畢生都要堅持的必修課。

「畫畫不是概念藝術，它最大的要求就是一個字——練。」徐馳說，如果你長期不動手，你就會懼怕，進而造成情感上的無所適從和身份上的徹底迷失。徐馳認為，現代人處在飛速運轉的數字時代，如果你不去堅持傳統的藝術訓練，數位化的東西就會迅速同化甚至吞噬你，到時候，一個藝術家就將徹底失去自己的靈感和心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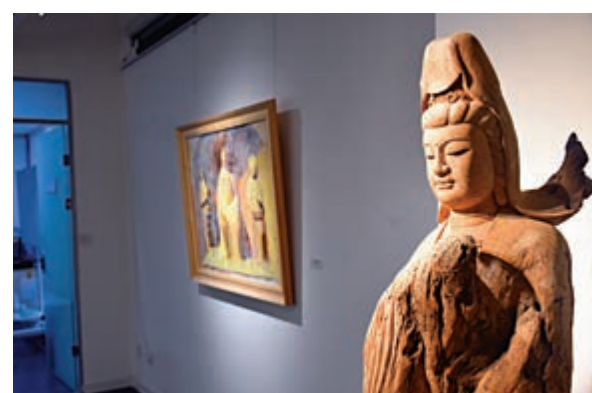
這就是徐馳的態度，一如電影導演馮小剛的評價：「徐馳老弟平日裏寡言少語，人也含蓄，看上去有些中規中矩，在他平靜的臉上看不出任何態度。看了

他的畫才發現內心還是很不安分的，想法不少；既有頑皮的稚趣，也有一些渴望表達的東西，甚至還不安分於寫實的一種表現形式。看得出來他試圖顛覆看山是山的畫法，使他的繪畫變得更加主觀。對於他的這種嘗試，我是支持態度的。」

部分圖片：受訪者提供



▲徐馳作品《鄉土記憶》



▲徐馳作品《菩薩蠻·說禪》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攝